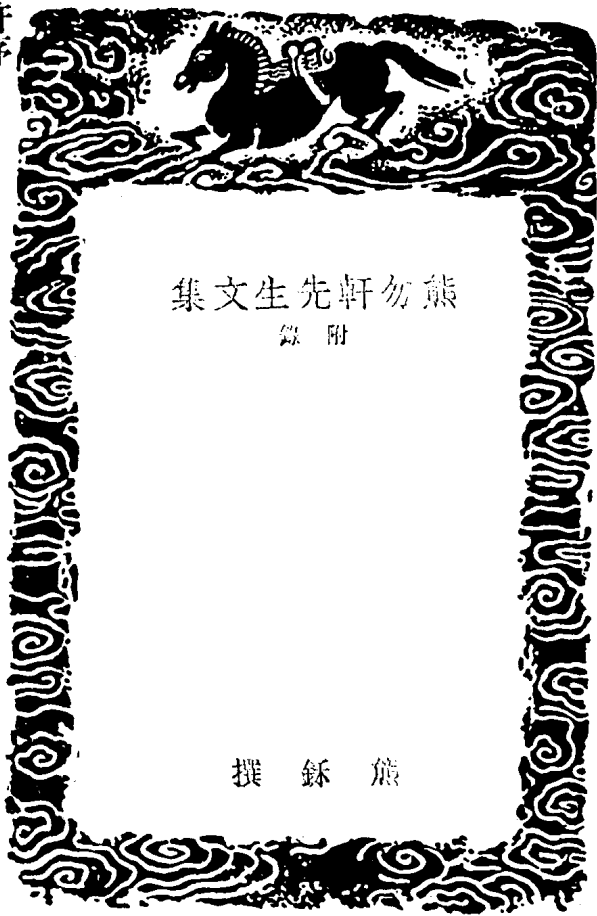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五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宋	熊勿軒先生文集六卷附附錄	宋	熊 鈺撰	正 誼	一	薛敬軒先生文集十卷	明	薛 瑄撰	正 誼	四三七
	黃勉齋先生文集八卷	宋	黃 幹撰	正 誼	二六	廣寒殿記一卷	明	宣 宗撰	紀 錄	四八七
	永嘉先生八面鋒十三卷	宋	撰人不詳	湖 海	七五	魏莊渠先生集二卷	明	魏 校撰	正 誼	四八八
文別集——金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附補遺	金	趙秉文著	畿 輔	一〇四	羅整庵先生存稿二卷	明	羅欽順撰	正 誼	五〇八
文別集——元	許魯齋集六卷	元	許 衡撰	正 誼	一七六	海剛峯集二卷	明	海 瑞撰	正 誼	五二三
	揭文安公文粹二卷	元	揭傒斯撰	粵 雅	一九七	楊忠愍公集二卷	明	楊繼盛著	畿 輔	五四六
	吳朝宗先生聞過齋集四卷	元	吳 海撰	正 誼	二一六	潁水遺編一卷	明	陳 言著	鹽 邑	五六三
	榮祭酒遺文一卷	元	榮 肇著	涉 聞	二四〇	勅議或問一卷	明	世 宗撰	紀 錄	五七三
文別集——明	平西蜀文一卷	明	太 祖撰	紀 錄	二四八	味檠齋文集十五卷	明	趙南星著	畿 輔	五七九
	皇陵碑一卷	明	太 祖撰	紀 錄	二四九					
	西征記一卷	明	太 祖撰	紀 錄	二五〇					
	擬連珠編一卷	明	劉 基著	今 獻	二五一					
	演連珠編一卷	明	王 禕著	今 獻	二五四					
	王忠文公集二十卷	明	王 禕撰	金 華	二五五					
	方正學先生集七卷	明	方孝孺撰	正 誼	四〇〇					



集文生先軒勿熊

錄附

撰錄熊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爲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真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釋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既屋。遂隱於雲谷。勘龍峯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家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窠臼。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熊峯嗣孫熊淵。家藏遺藁。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益爲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何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補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文公考亭閭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尙存。嘉惠後學。於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爲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文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慎詳雅。民咸悅之。蓋

無忝先賢之後云。大元至元十七年三月吉旦。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河內許衡謹書。

原序

士之以聖賢自命者。其明體達用之學。不爲浮華詭遇。一以世道爲心。不得大行。則用之以羽翼經傳。其學爲有本。而後其言爲足傳。武彞軒熊先生。生當宋季。受業於朱子之門人輔氏。年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喟然歎曰。學在是矣。因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有體有用之學。每病世之儒者。議論多而踐履少。詞章盛而事功衰。以故特立不肯遷就。觀其謝鄉舉。貢兩書。於感恩知己中。惟以讀書濟時相質證。其氣節有過人者。先生見道不可行。乃卷而懷之。與諸弟子結廬武彞。旁授遠紹。接陸緒之茫茫。而紫陽之正派。作詩云。斯文一縷千鈞日。我輩三經五典身。其體當斯道爲何如哉。所著上下集。並經行世。其文俱在。無非本義絕麟戴之旨。爲明體達用之言。有裨後學。良非淺鮮。至於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祀。百世不能易焉。昔人謂朱子爲聖門功臣。若先生者。不又爲朱子之功臣與。聖朝崇尚正學。隆禮先賢。先生之言。固宜琬琰珍之。球圖重之者也。余既景仰先生之爲人。而又樂其所學之有本。因爲重梓其集。播之海內。使有志聖賢之學者。慨然而興。是則先生之澤也夫。

熊勿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史纂通要序
農桑輯要序
翰墨全書序
題董竹澗詩集序
送胡庭芳序
送胡庭芳後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贈地理吳竹澗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卷之二

序 跋

麻沙劉氏族譜序
江氏族譜序
四時治要方序
蔡氏春秋後序
跋交信錄序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熊竹谷文集跋
跋謝春堂詩義後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跋姚氏族譜
敬齋銘箴跋

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晉江縣學記
開樂堂記
虛直軒記
北苑茶焙記
曝背菴記

卷之四

論 疏

帝堯萬世之功論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熊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歸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孔甲篆龍論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商鞅徙木立信論

漢主不拜爵夫論

祀典議

重修武夷書院疏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重建會文橋疏

重建麻沙書錦橋疏

重建宮口橋疏

卷之五

文 啓劄 說 銘

答戒酒文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龍峯祭先聖文

又

又

又

謝鄉舉論學

謝貢舉啓

聘啓

又

歸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四

歸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回定啓

又

又

熊回虞

易卦說

適堂說

虞彥忱字說

張以謙字說

約我齋銘

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題勿軒先生行狀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送退齋東歸序

與退齋論學

龍峯書院記

送退齋歸武夷 六首

登雲谷呈熊退齋

贈退齋同年貢舉

龍峯書院舍榮禮成

歸勿軒先生文集 目錄

五

七

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闕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斯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相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於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鄧陽董其卿，訪余雲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攜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張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謾聞所能覩者。輒爲刊之，雖峯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雖動，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已，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考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況不止爲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悠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朱晦翁八歲通孝經大義曰：若不如是，便不成人。序中具見私淑之意，葛紀略。

昔人有言：孝經一書，足以立心治國，何用多爲？信如先生所言，郭字山。

孔子備三才之道曰：我行在孝經。漢孝宣時，二疏以之訓儲，孝章時，介眉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

向讀孝經，賊曰消滅，甚矣孝經之不可不講也。熊之序。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以上，年代不可考，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所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闊，大抵三皇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不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皆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爲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閱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開亦蒙取節，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實者，也可謂確論矣。余又爲之躊躇卻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告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益伊萊鮑呂之爲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往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遺失正傳，學味原本，至於事君，亦苟焉當貴利達而已矣。茫茫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師，千五百年，泯泯莽莽，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大略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之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徵五典，禹以致孝而敘九德，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親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衍，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麟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人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

天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贊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余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爲不可易云。

如讀孔安國尚書序，典實樸茂，足弁四代之首。葛洪

當時如漢洛華哲，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宋之所以不得與於斯文也。郭字山

陳明卿先生謂史記爲古今大綱，手摩摩千萬言，澹雅若亡言，漢書爲古今大槩，局錦江濯紅，豔麗光華，皆莫能及。此特言刺合敘事典重森嚴之文矣。夫文所以載道也，道之不明，文雖巧奚益哉！以人心道心決古今興亡，誠千秋金鑑，鑑之準。

農桑輯要序

古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資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曰：必百畝桑必五畝，雖豚狗麋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飢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綱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侵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苟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飲梁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唐守而不失，勿開買賣之門，勿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寧固而難行哉！老癯遺氓，欽觀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爲定式，不覺舉手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宋地之祿，亦略相當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義，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爲上古耕鑿墾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春蠶不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良繇古法不復，經制久湮矣。不尙空言，而圖實政，真不減樓臺玉之圖，而風也。葛洪

考古者謂漢儒在宋人之上，如董如賈醇乎醇者也，劉向匡衡大醇而小疵，如此言言皆政，直駕董賈之上，何論竹魏乎？考古者辨之，龍之準。

翰墨全書序

文公嘗言：制誥是君諷其臣，表議是臣諷其君。然則近世士大夫以啓劄相尚，無乃交相諷者乎？書坊之書，偏行天下，凡平日交際應用之書，悉以爲啓劄名，其亦文體之變乎？省軒劉君應季爲此編，曰：翰墨全書。凡儒者操翰行墨之文，皆具，非但啓劄而已也。其所選之文，大略變俗歸雅，返澁從厚，去浮華，尚質實，多是先哲大家數，而時賢之作，亦在所不遺。斯亦可謂之全書矣。蓋嘗因是而論之：文之體，莫善於詩書，君之於臣，誥命而已，即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敘事之文，始於此。問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於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唐歌而下，備見於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有能易者。至制誥表啓劄，皆爲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錄之文，亦爲四六之體，吟詠性情，且尙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目而可復返於雅厚質實之歸乎？且劉君此編，自冠昏以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遠而至於天地萬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啓劄者矣。其開俚俗之言，異怪之說，雖不能悉去，亦必爲之訂其謬誤，而究其指歸，劉君之用志，亦可尙已。劉君力學善文，與余講學武夷洪源山中者十有二年，所造甚深，此特其游藝之末耳。平矚伯氏，爲刊是書，君之可傳於後世者，固不止是也。輒書編端，以驗觀者。政漁六籍，徒擇精華，舉人所歎去駢儷而歸雅厚，大文所爲彌樸也。先生之論，自是挽回世趨，葛洪

詩書爲文詞之祖，其精采香光，自滿於天地而不虧，又何事六朝三唐窮工異曲乎？觀此信是先聖典型。郭字山

虞夏之文，渾渾而己，般人明肅，周人和樸，體制俱備，漢之子長，唐之退之，宋之歐蘇，亦各本其意義以行之，庸有加乎？龍之準

卿雲喜起，曙然天機，里巷歌謠，悠然言永，彼唐山夫人而下，蘇李十九首，猶不能嗣其遺響，況其降此者哉。龍照甫

題童竹潤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爲上，辭藝次之。胸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巷巷，性情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孤憤愛切，皆自肺腑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心冥思，極其雕鏤，浪浪何益？近代詩人，格力微弱，駸駸晚唐五季之風，雖謂之無詩可也。童君敬仲，氣韻節操，人所居在江閩之間，壯年有經綸志，知時不可爲，則退而居鄉，善俗，其急難好義，屹然爲一鄉保障，衣冠善類多歸焉。平居蕭然閑適，築室萬竹間，哦詩讀書，無復一毫羨慕其外之意。君之樹立卓卓如此，固不求以詩名也。君詩曰：閒從理亂觀風，每到急難知世情。君之心事蓋如此。又曰：故國有喬木，好山多子規。忠愛懇切之情，至矣。余之所以倦倦於君，先節義，次辭藝者，夫豈徒哉。

有簡然出處之槩。葛洪

詩以道性情，凡忠臣之孤憤，孝子之泣血，以至勞人思婦之怨懣，皆於詩焉發之。公即以喬木子規之

句而下其忠愛懇惻之情而如尼父所謂察其所安也 熊之序

送胡庭芳序

宋南渡初武夷文定胡公造行都。有以程氏之學盛行爲言者。公慨然曰。吾方以程氏之學不行爲懼。何謂盛行邪。豈謂習其說者。皆可以言程氏之學邪。余讀書武夷山中。有胡君庭芳。自新安攜一編書來。訪其業。蓋自朱氏而尤粹於易。置山中三閱月。相與考訂。推象數之源。極義理之歸。書成。余已爲繫語其後矣。又復相與推究。文公所論他經。大旨重經詩書。二經訓義已具。獨三禮通解。猶未完。而春秋則僅發其旨。白鹿臨漳所刊。尚有望於後之人。余知非其任而竊有志焉。春秋一經。蓋竭精力者九年。而棄本趨於丙子之厄。俯仰十載。學殖荒落。余交游多矣。論經說理。鮮有如君者。何幸得因切磋。究之相與纂述。以成一家言。豈非宇宙間一大快事乎。胡君曰。諾。歸將考隸一經焉。明年春。當登程武夷山中。以畢斯業。噫。道同千載。若合符契。志同千里。若共肝膈。天地茫茫。微人奚立。微道奚存。今考亭紫陽。乃道南一大歸魯也。君之是行。豈非斯文風氣之一會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君其勉之。臨行且求一言爲別。余爲之躊躇卻顧。深有感於文定胡公之言。而告之曰。前所云。亦誦習其說而已。文公歿且百年。門人傳習。益失真。余以爲文公之學不行。文公之道不傳也。錢游浙中。嘗因受業於敬堂劉先生。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勉齋黃先生潛室陳先生論學之要旨。然後乃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誦說不同度也。蓋必有以出乎其外者乎。因我同志。輒發其端。君之學。源於盤礴蓋先生。江東文獻風流。猶有足證。其以予言參之。始有合乎否耶。萬世道真。當有統一。此學果有傳。此道果有行。一維生人之體。天地當有賴焉。君其勉之。胡君曰。是未之前聞也。不可不書以贈我。遂題以爲序。且以告江東士君子之學自朱氏者。

韓昌黎原道篇。慨然以斯道絕續爲己任。故能起八代之衰。拯天下之溺。先生淵源紫陽。自任不小。幸

遇同志。與之弘獎風流。易能已哉。郭宇山

良朋幸止。其對簡編。參聖學之危微。作六經之羽翼。所謂宇宙間一大快事乎。熊之序

胡一桂先生。字庭芳。婺源人。幼穎悟。好讀書。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宗之。號雙湖先生。嘗詣武彝。與勿軒公講學。參證者經年。屢月握手談心。所謂斯文異姓昆弟也。著有史纂通要。公爲之序。又著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易傳。朱子詩傳行世。

送胡庭芳後序

余與庭芳。斯文異姓昆弟也。三錢君矣。君健我衰。此會豈數得。君初來洪源。三月。再來洪源。游雲莊。又十月。今來遊峯。已辦兩載。留計。事有不得。遂所期者。豈斯文之會。天實留我邪。臨行含悽。不忍別。重念己丑。與庭芳握手。慨然泰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來補架補。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集正學大成。半生精力。在易四書。詩傳。完。書開端。而未及竟。雖付之門人。九黎蔡氏。猶未大暢。

厥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備者尚多。至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繼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竟無能繼之者。若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愧負師訓多矣。顧惟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幾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蚤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兼以齒髮向衰。抗我滋甚。微君之來。此學孤矣。余與君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易詩書傳。就緒。春秋更加重纂。則皇帝王伯之道。亦備備矣。惟三禮。乃文公與門人三世未了之書。所關甚重。且周官六典。元不亡。當復其舊。而儀禮十七篇。且欲各附記禮傳義。以爲之兆。當猶有俟也。臨別再與庭芳約。分任此責。庭芳許以來歲冬春之交。再入闕。此當終吾生以畢茲事。古襄張侯。紹先嗜學禮士。慨然以文獻爲念。昔以此屬全京。又以屬庭芳。悠悠蓋墳。文獻實難。鄒孟子距夫子百餘歲。而已有無有乎爾之歎者。無其人也。韓宣子因過魯。見易象春秋。還曰。周禮盡在是者。以其有書也。君歸江東。與我同志。其以是告之。梅花祖道。晴日陪美。山中諸友。各有贈詩。余前日壽君之章。意已至矣。族長麟齋翁。又申言之。輒敘其所深望者如此。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載歌此爲續後序。

六經炳若日星。皆鼓吹羽翼之力。史稱孟子功不在禹下。吾於先生亦云。葛紀

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著述也。可無其人而不有其書乎。既獲良朋。共完三世未了之書。聖道之幸。亦千古之幸也。郭宇山

關閩伊洛之統。肩之不墜。洙泗杏壇之脈。愈久愈光。熊之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游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皆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游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學。武夷舊游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職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頗養。當益廣矣。今風俗頗薄。綱常掃蕩。前修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泮爲多士之國。當有賴德藹道升堂而發靈臺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裏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樵先正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蚤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傳有所請。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米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則誦子見齊衰。與師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執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焉然速今。果齊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進於學。當若武夷相與游從時。脩途萬里。發軔政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

殷殷期望。忠愛之道。兩盡之矣。葛紀瞻

激騰同志。豈以朝野殊乎。彼南嶽騰嘲。北關貽笑者。不堪回首矣。郭宇山

言言皆可被服。所謂贈人以言。美於黼黻也。熊啟庸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丙申秋。余歸龍峯。聚徒遠近。士友咸集。行舍榮禮。上饒謝平叔。夏思學預焉。時思學來游武夷。實養吾先生爲之介。其言曰。夏氏世居象山龍虎之間。覽其清秀。以爲未足。且願望武夷。以爲之歸。且徵余言。願徒言於子何補。自是歲必一至。至輒留旬日。今茲之歸。又謂余曰。吾來武夷。三過龍峯。不得一言爲贈。將何以爲之歸乎。臨別之一日。青燈對話。爲之躊躇。卻感而有感焉。茫茫宇宙。斯文一脈。其將何所繫乎。中原文獻。未能微也。伊洛道南。大江之左。明道正誼。君子誠得十數公。落落布在州里間。人極猶有所賴。以立天地之紀。將不墜矣。蓋有平生想望。以爲泰山北斗。以爲景星鳳凰者。乃使人缺然於懷。斯文一脈。其真無所繫乎。甚矣大學之不可不明也。談性命者入異端。談事功者趨吏道。論文者工詩詞。稍高者藉古文之聲響。以飾語言而已。論學者務記誦。稍異者剽先儒之緒餘。以資講說而已。大略不出此數端。或有見焉。則又安於小知。而欲以是言道。若是者亦未可知也。大學何時而可行乎。思學將遠游。其更以余言勉之。

落落數語。跌宕多姿。葛紀瞻

殷勤贈別。不及契闊之言。握手談心。勉以道誼之正。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熊啟庸

贈地理吳竹澗序

天運有奇。地氣有偏。所以用之。則存乎人。是故知道君子。不論氣數。自古積善好義之家。非惟敵之。又從而挽回焉。其次惟陰陽家一途。誠謂其極。則有裨於生人。則亦甚大何也。其取精於天地者。爲多也。是故公劉。周召。以來所不廢。泛觀宇宙。竊有感焉。陳同父嘗言楚蜀閩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用之者。及今驗矣。茫茫禹迹。未能效子長游。今之陰陽家。有能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昭代方興之人才者乎。天地生人有理也。吾里有牧堂蔡先生。知之三世之閒。生西山。節齋。九峯。覺軒。久軒。五賢。仕者致主澤民。利在天下。隱者著書立言。功施後世。蓋此道也。牧堂之後。竹澗吳君。其庶幾乎。君不妄卜地。必其人足以當之。是者予之。富者既廉於厥直。貧者反有以給之。與崇山謝公交最久。公家再世。皆其卜兆。公嘗稱其初交。但見其機拙淳實。久則信其爲積德尙義。君子長者人也。余亦喜其爲人。偏聞題卷。敬書其後而歸之。

牛眠鹿臥。待之其人。金鎖玉鉤。非可倖得。吳君雖善卜兆。豈能移人方寸穴乎。故先生篇中。每以天運地氣。推積善好義之家。足以挽回之。誠哉是言也。郭宇山

牧堂之遠識。足規畫香。崇山之親賢。應錫吉地。自古積善好義之家。彼蒼豈乏純嘏之報。熊之序

理。杜門堵軌。生子元定。十歲教之讀西銘。稍長示以程氏語錄等書。曰。此孔孟正脈也。晚號牧堂老人。朱晦翁稱其教子不干利祿。而開以聖賢之學。志誠高遠。非世人所及。所著有地理全書。河洛圖象發微。行於世。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不謂命。又曰。得之有命。然則將孰從。蓋命有二。以性言則理一而已。以氣言則分有萬之不齊。智愚賢否。一類也。富貴貧賤壽夭。一類也。以理制數。以性御氣。愚可明。柔可強。勤之可以不匱也。仁義之可以得天爵也。修養之可以延年。爲善之可以獲福也。孰謂其不可變乎。是故君子但當言理。不當言數。但當論性。不當論命。當然在我。適然在天。敢問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皇極不建。君相不以造命自任。聽天下之人。如螻蛄之在螻蟻中。自起自仆。不得順受其正者。亦多矣。若儒者也。故作命說以贈。

君相不言命。君子當盡其在我。自是格言。葛紀瞻

人定勝天。命自我立。張何初先生所謂我命在我。星家之甲子不驗。形家之龍穴不靈。三復格言。服膺家訓。熊之序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麻沙劉氏族譜

劉氏者。乃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爲劉。裔孫劉累。事夏后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爲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又周大夫食采於劉。亦爲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士會之後家於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端。字執嘉。生京兆高祖。由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七傳。而晉水衡都尉關內侯公四傳而生御史中丞諱穎。穎生大傅義。義生公生四子。曰大司徒文謙。刺史文紀。文允。丞相文靜。文謙公二世生唐功臣國公弘基。文紀者。凡二傳而生工部員外郎光祿卿章。文靜公仁公者。偶備有器略。以晉陽建義功。輔唐太宗。使畢可汗始畢大喜。即遣馬兵隨至。又獻馬二千疋。君喜曰。非公何以致之。仕爲大丞相。大司馬。立邦極定律令。進魯國公。公生太子中允詢。詢生諫議大夫。諱生洛州判官蕃。公二世生大鴻臚卿莊。莊生戶曹昱。昱五代而生樞密思道。致道。思道公二傳生石驍衛大將軍牟。致道公生工部侍郎于。于事唐憲宗。元和中以明經舉進士。歷仕爲扶危奉大保國致理功臣。山東陝西四鎮節度兼樞密使。進太師。贈齊國公。諱文莊公。公生三子。曰宣撫使鎮國上將軍光州大都督工部尚書沛國忠朗公楚。生六子。入闕者二人。曰少府監翺。將作簿金吾上將軍瑤。金

吾生三子曰大司馬國公、中山刺史、大子少師庸。歷代而生資政殿大學士忠顯公、太師忠定公、密忠肅公、居崇安之五夫。世以文武忠義功顯載在國史。是為東派祖也。將作簿者其子為兵部尚書居於劉原少府監開國公。生於唐懿宗咸通九年。少警穎。誦六經日數千言。十三歲受三禮春秋俱通。大義善文辭。為世所稱。唐僖宗乾符六年。奏受通仕郎。遂州府記室參軍。值黃巢之亂。從族祖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討賊有功。陞檢校尚書。乾寧三年十月。以公出鎮建州。領散騎常侍。天復初。除少府丞。改少府監。生子四人。知秘書省。太子校書。一作刺史。一作國子監丞。廣西觀察使。歷世而下。為陝西宣撫使。翰林承旨。居之光祿大夫。天章待制。廣南提刑。川榮祿大夫。四川總領工部尚書。崇之。殿中侍御史。忠顯公領密院。洪州武經大夫。唐川刺史。武翼大夫。安西都護。總管。太尉忠勇義壯。廣福字惠純。福州指揮使。以奇知漳州府中。知江陵府。中大夫。秘書學士。觀皇宋開。子孫登科出仕者。數百餘人。郡守陳防。建聯魁門。以表其事。是為西派祖也。劉氏建。自三代迄唐。人材通仕上國者。盛矣。至宣靖炎紹以來。最衆。以一族推之。可見。獨惟立國江左。川蜀其首也。張公浚。富平失律之後。徵實學公以一身任一方。捍蔽。克定西陲。則幾不可為。國後來右史公總領五路。又能與安公丙協力。艱難。俛仰百年之間。一族以績效著。見於一方者。猶若是。天下才難之歎。其果通論乎。東族三忠之節。誼風烈。著在國史。西族二忠。亦以直言矯節。雖錐斤鑿不避。郡有乘。里。有廟。皆可敦。屬。薄俗。且文靖屏山先生子輩。以道德學問為文公師。右史公又受學於文公之門。自此卒業者。相繼。其淵源可謂遠也已矣。曰德曰功曰言。皆有足為不朽者。是可。也。為子孫者。載觀斯譜。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尙其念哉。有元大德辛丑上巳前三日。十三世外孫。前進士熊永拜撰。

蘇文公譜其族。以為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劉族東西二派。忠貞世篤。功德赫然。籍中表揚。悉備。不獨可以激勵劉氏。而人人之為子孫者。亦可以念爾祖矣。熊之。

江氏族譜序

余閱梅上江氏譜。有十世孫安正。敘叔孫穆子之言。謂人有宗。非但保姓受氏。必有所以為不朽者。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江氏之宗。則諫大夫臣巨一作之。孝乃德之大者。饒侯喜之從伐。亦功也。黃門侍郎統之論徙。亦言也。統之十世與為建安令。始居建。又十二世龍。號梅上公。梅上公之子。本仕唐為贊善大夫。至是族始盛。贊善公之子七一作人。次二支為廩使。次五支為常侍。孫十六人。曾六十一人。元一百四十四人。餘無聞焉。余因是慨念古者宗法。自繼別以下。皆以長而長。又未必皆賢。且不常盛也。故必立為家。相以輔之。宗以長。相以賢。長者前定。而賢者固於上乎定之也。宗子長且賢。而相之者又賢。則以德以功以言。小而保族宜家。大而庇民正主。固所以允吾宗也。宗而僅可持世。而相之者又賢。則固當委族而聽之。是故善為家者。必立為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雖不肖亦未敢違越。吾法。蓋熟於聞見而習於行也。甚則請於上而易之矣。又不幸而世絕。則擇其支之賢者繼之矣。如是則宗法可以相繼於無窮。嗟夫。天之生物。一本也。是故世德之家。培常豐而既常厚。不敢有一毫侵削而斬艾之。人又為之法。如此。故本

厚而餘隆。枝葉舉受其庇焉。此治天下之要道也。而後世不復見矣。吁。豈特此一事為然哉。某公第幾世孫某。以譜示余。見其族雖分而譜有系。世雖遠而譜尚延。使古宗法不廢。則雖自一世至於什伯加倍而未已也。今之保姓受氏者。孰非唐虞以來。錫土之祚裔哉。公蚤歲尚氣誼。益山先生深器予之。既命之字。又題其所居曰菊隱。其益培且溉之。江氏之後必大。

班固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能以三不朽表姓。本厚餘隆。元宗者能無重念哉。焉。也。作法於涼。其後猶奢。作法於奢。後將若之何。貽謀者慎諸。郭字山。

四時治要方序

余多病。喜閱醫書。最後得陳希元家藏四時治要方。山居不能尋醫。按此亦足以自治。信乎其為良方也。希元之論曰。凡病必有治。治必有要。不獨醫為然。蓋於此懽然有感矣。余嘗學自治治人之道。一日聞之師曰。藥靈九不大。其妙子無多。心悟躬踐。今老矣。每見鄉人有病。劇欲死者。衆醫束手告去。希元以為可治。則投半匕之劑。輒愈。活。余每神之。必曰。是蓋得之師傳者。非我也。未嘗不竊歎。學無小大。操之必有其術。而亦必不可以無所受也。因系以所聞。而附識卷左云。

自治治人。一生學力。借此發揮。如莊生寓言。意味無窮。焉。也。陳儒子宰社。便含宰割天下氣象。而公之自治。即寓治平天下。樞機。妙哉。靈藥九不大。其妙子無多也。

蔡氏春秋後序

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質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竊知其中之大意。其精微之旨。尙少妙悟。蓋竭精力者九年。集成春秋五傳。刊成一書。於世不無小補。奈何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屆。已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是乃天地開一罪。也。因與胡君庭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縷指。蓋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讀之。此書乃吾祖復齋公。承高太父西山公之囑。所作春秋總要也。予聞之。敬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隱。數揚聖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為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堂。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庵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至元癸未仲夏端陽日。武夷熊永序。

春秋五傳。適先生所究心者。著述垂世。一有同聲。自應鼓舞。焉。也。蔡沆字復之。西山先生次子。崇之節和里人。從學朱熹。嘗處困乏。格如也。承父春秋之屬。未得要領。偶讀易。豁然曰。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謂春秋一例。該衆事可乎。既讀書。至道人心。歎曰。春秋二百

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道心者無幾。故爾子納部鼎，皆據大義以濟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矣。復講明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作春秋別議，學者稱爲復齋先生。

跋交信錄序

余讀疊山謝公交信錄序，未嘗不掩卷太息。嗟夫，同富貴易交也，獨患難之際，生死備其前，利害恤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缺，吾於東漢黨錮諸賢，節取焉，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飾虛之人，稍經錮黜，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右諸賢，持節秉義，九死不救，一時交游氣節，皆班班可紀。宇宙開三綱五常之道，尚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余在龍峯山中，與二三同志有求仁約方，將向友天下，聞疊山門人王君道可，欲刊此錄，亟鼓舞成之，且以寄余之志云。

提出道學二字，政不必指青松以矢心，盟白水而旌信矣。（郭宇山）

交道之始，或車笠尋盟，或生死同誓，然口血未乾，已寒神聽，信於何有。張耳、陳餘，始慕用而卒相背者，何限哉。先生歸本道學，其許與氣誼，皆足以明教化而敦風俗也。（郭宇山）

昔蔡中郎有云：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己所以交人。故富貴無棄集之客，患難無棄舊之賓，則相信難矣。（熊之璋）

謝枋得先生，字君直，弋陽人，寶祐中，試經科，爲文高古卓邁。世稱疊山先生，德祐中，除江東制置使，信州呂師夔叛降元，引兵攻信州，枋得遣兵禦之，不支，乃變姓名入建寧府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蔬食，東向而哭，後元使人聘之，枋得作書卻之，謂其爲宋通臣，只欠一死，後強逼至燕，不食而死。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此淳熙乙巳，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游山唱酬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再游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溪，劇飲盡歡，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考其一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懷古猶存，嘗語寺僧以先生前後游山詩，刻真堂中，并繪爲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盛，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慨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游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有盡心悅目之趣，而不能自己。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爲至而莫悟其非元裳縞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要之此等語，蓋自陶、謝、王、柳以來，諸人所作，早者流連光景，直徇目前，高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一律如是而已。祝文公處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谷武夷雜詠，竟何如哉。嗟夫，漢唐諸儒，不見道，其不識此樂，亦宜也。紹興丙子，距今凡三閱甲歷，金典刑之無存，觀風景其如在，獨慨然於其心者乎。余來清源，與君四世孫與義，過從甚稔，與義學明行脩，克世羊業，與余有再游之約而未克，遂放題集末，以識高山景行之思也。云爾。

巖谷之閒，會物無主，應不以方動者自分。山水之際，狀有盡焉，不可測也。觸景會心，洵是達人深致，其叔子致歎峴山，孫與公係悲蘭亭，千載同調。（郭宇山）

坡仙之高曠，王謝之風流，何足以窺紫陽之奧，登雲谷之堂乎。（熊之璋）

熊竹谷文集跋

右從伯父竹谷先生熊公所著，公平生所爲文極多，其雜著有敬思齋小奏，則居竹谷時作也。直方齋小奏，則居平山時作也。此二卷題曰直方齋小奏，蓋兵後壁藏，僅有此耳。真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歟。公平生精力於三禮通義，春秋約說，中興三朝通略，用功最久，又有大學中庸緒言，易經集傳，采詩小紀，史學提綱等編，悉燬於丙子兵難。三朝通略，蓋欲續從祖左史公九朝通略，以成一家言。庸齋趙公在史館時，嘗以上聞，有旨下本郡鈔寫，且薦公由布衣入館，同預史事，公力辭不就，公少以禮記決科，於禮學尤精博，嘗謂國家設科，當以儀禮不當以禮記，其著通義一書，蓋本文公先生義例，而春秋約說，亦本文公所論大旨。此二書於學者，蓋不無小補也。丞相克齋游公，左史存齋奉公，皆欲以公經學薦開，公又貽書辭不就。蓋公平生潛心問學，不求知聞，蚤受學於節齋蔡先生，與進齋徐公，覺軒蔡公，敬齋薛公，思齋翁公，爲同門友，所造既深，自任之意彌篤。後登西山真先生靜齋劉先生之門，尤見器重，壯歲卽棄科舉，一意通經博史之學，情乎書案，而脫而公竟抱志以沒，可勝惜哉。嗚呼，公之學，進雖不得用於其時，退猶足以善於其鄉，公奉先極其孝敬，待兄弟極其友愛，至於族屬鄉黨，情義尤篤，歲收不上三百石，捐其半，粉敬思齋以訓後進，立孝永莊以賑饑貧，後居平山，甥館歲必一歸故居，歸必會族中長釋，宴飲饒遺，渠渠款款，各盡其歡，見後進有譽學者，必諄諄誨誘，不倦，蓋忠厚惇悌人也。最謹於禮節，冠昏喪祭，必用古禮，舊居竹谷，與雲谷相望，一時學行聲稱甚著，遠方士友登其門，必竭力館穀之，雖屢空不顧也。不年六歲，就傅於敬思齋，已蒙公器許，今年久無聞，壯志銷落，重惟我族自始祖祖尙書邵門公，於唐中和間，由豫章入建，詩書之澤，四百年矣，前輩凋落，後進渺然，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公之學，其誰能傳之，公之志，其孰能知之。癸巳秋，從弟敬齋，歸自江東，來相存問，聚首旬日，重整舊編，相與感慨者良久，重念甲戌侍族叔父復齋先生，歸自行都，因論公道事，慨然與念，求所以嗣成公志者，規模未就，而復齋又沒矣。時事日殊，年運已往，力不逮矣，又未知能成就二父之志乎否也。並書此以識。

敘次錯落，宛然見家學淵源。（高紀綱）

每誦先公詩云：斯文一縷千鈞重，我輩三綱五典身。日邁月征各珍惜，幾多疏闕待彌綸。直以斯文爲己任，於此一見，熊之璋。

跋謝春堂詩義後

余讀春堂謝先生詩義，至庚午科江漢告成一篇，未嘗不撫然廢卷，而繼之以流涕也。猶記龍川上阜陵畚，謂別裏天下根本，將必有起而乘之者，至庚午驗矣。下士儒生，方且角一日長技於萬人場屋之戰，其

不爲武夫健兒所擲者幾希。雖然文在天地間猶一日六經大義何可廢也。武亦儒者一事耳。鳴條伊
摯戮力造功豈不甚武而一德等篇對語親切。雖後儒模寫亦一語不能似。牧野尙父時維靡
揚至升書大訓之授。則周旋升降而曲曲折折。拘拘然若後世禮生經士之爲者。此其故何也。天造草昧
雨滿盈。劉然而河漢昭回。星日燦爛。皆天下之至文也。近世東萊呂氏以張某書義靖獻先王一篇。鑒入
文鑑。致致胡氏。至以此篇與孔明出師表。聲節並歇。慷慨激烈。今觀其作。豈區區舉子偶觸破碎者之比
乎。後有善變者。必不易矣。湖學有明經治事齋。使人通一經。治一事。邊防水利之類。靡所不講。關洛大儒
爲往聖繼絕學。而孫吳韓信兵法。亦未嘗不通。此有體有用之學也。道南一脈。皆在延平。春堂問學。其淵
源有自來矣。令子學正君用和克世其業。敦厚溫柔。中有英烈激發。此豈尋常齷齪者。可企其意度之
萬一。余來三山。時相過從。一日出其父書。及當代諸名賢題跋。且徵予語。輒序其所感者如此。嗚呼。雅亡
春秋作。漢鄧之臣。不入於策。路藍縷之所啓。則論於車鄰。騷賦之所賦。豈復念宜王召虎之經營哉。
江山無恙。風景依然。光武一用之以循河北。昭烈再用之以向中原。亦存乎其人耳。文公嘗以鄧禹杖策
孔明草廬。二對作一類文章。看今世儒者。所未講也。用和家學有傳。其必獲我心矣。

經文緯武。全體達用。此爲大經濟大學問。葛紀瞻

議論本之六經。文事不廢武備。此政有用之學。尤宜配享千秋。郭字山

河漢日星。不乏露雷風雨。鳴條牧野。豈廢戮力鷹揚。是在達人有全體適用之學。豈賦詩退敵云乎哉。
龍之章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余辛丑冬至玉融。首識西塘鄭氏之裔孫曰某。越二年再至。又會其仲曰某。一見知爲古君子也。一日挾
小山林氏遺事示余。讀之未嘗不爲廢卷而歎。嗟夫。古道之衰。倫紀盡斁。世之人。骨肉相虐。同氣爲仇。開
林氏之風。蓋亦少愧乎哉。君其知德者哉。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有父兄在。弟即子也。一定省。一
出入。一動作。寢息。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罔不帥時。何也。深愛厚敬。根於內。豈敢萌一毫忿懣心。若今
人之爲哉。世無知德孝友。卓行之士。逸於太史氏多矣。宜錄之以續司馬氏家範。世衰道微。亦以見人心
天理之未嘗泯也。卷中贈劉孝子二詩。美之深。錄之切。君子愛人。愛其無成。君之用心。一何其忠厚懇惻
之至也。余嘗讀劉孝子實事。母家距家十里。深山無人。獲犬爲鄰。風雨之夕。草樹悲鳴。深夜獨
宿。憂覺一身。旁無徒僕。如是者三年。不少懈。言人人同。非沽譽也。嗟夫。世尙有斯人哉。是皆可書。一念之
孝。天資之微。可能也。終身之孝。非學力之厚。未易至也。余未及一識。君其重勉之。君文古學古。人所知也。
不待余贊。其用心之古。則吾深有所以識之。某學博。尤工於詩。甚矣。鄭氏之多賢也。

葛紀瞻

梁棟之華。郭不轉。我草之夢。風發。和盤託出。郭字山

敘次林處。磊落多姿。而歸美鄭處。又贊其知德。復於林卷中尋出劉孝子一段。歎美篇。婉轉關生。迴

龍祖無之章

跋姚氏族譜

平山姚氏。示余以族譜。引知姚氏乃唐蘇州學士思廉之後。而其自出則本於姚虞。因思上世得姓之初。
孰非神明之胄。成周以上。宗法素明。至唐猶有氏族譜志。而今無矣。皇極不建。九族無繫。爲嫡爲庶。德薄
流卑。聞之先世。謂龍川史君之傳。以功野庵先生之傳。以言。六代祖宗之傳。以德。野庵經解。僕幸及見之。
若德若功。在人心世澤。當未艾。余竊謂士君子生斯世。孰不欲賢功名。顯當世。然而厄於時。制於命者。亦
不少。惟有德有言。二者乃人人所可勉也。仲一之言曰。士大夫未能善世。猶當善於其鄉。未能善鄉。猶當
善於其家。善於其身。德者身之藹。言者身之符。顯德之積。有厚薄。言之發。有大小。在吾所樹立。何如耳。自
昔聖賢言爲世法。行爲世則。出一善言。行一善行。隨所樹立。皆可表見。自稱於善族姚氏之後。昌者其尙
永守無斁。

勉以人所可能。誠善族良規。一言一動。皆爲世則。郭字山

敬齋銘箴跋

按南軒張子敬齋銘。專以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
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
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繁夥曲拳
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爲主。理乖事繆。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
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事。無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
者。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生
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履
省之哉。

淮南子曰。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疑其容。亦火滅修容之意。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影。故君子慎其獨
也。出敬則入意。死活關頭。何可失脚。葛紀瞻

存心即是敬。又自從容涵養得來。洵是一部性理。龍照府

張拭字敬夫。洵川綿竹人。後長子。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與朱晦庵爲友。晦庵稱其卓然有見。所著
有論孟太極說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緒。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毫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以下。爲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備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論其世。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觀魯閭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州。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母侯逢辰。均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貴與邦之大。夫士翁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沒。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自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

熊勿軒先生文集 卷之三

二九

熊勿軒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〇

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繼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速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既又屬不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蓋則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字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書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機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與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吳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乎。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章壽先生之仕國也。公繼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歲元庚申。致於考亭。後十年庚午。驅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於當代。公之身雖謝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勸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泉事至閩。訪求公後。表後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壽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諸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既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司監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疎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亟而起而通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曆乙酉。邑令蒲陽劉克莊。始開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黃潤使眉山。史侯李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勸。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賢終始之。義學之興。與黃樞首帥以昭華。

熊勿軒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三一

恭孫、葉善夫、趙宗、賁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幣庚，完鹽次，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能承記。

非文公不足當先生之頌，非先生亦豈能頌文公之學哉。昔蘇子瞻賀歐陽致仕啓，表揚行實，曲盡師生之情，況乎以道脈爲淵源者乎。焉記略。

泰山喬嶽，俯視嶺嶺，雖之焉。

黃貞父曰：文公之功，黃勉齋謂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陳九溪謂徹人心，洞天理，達羣賢，會百王，主盟斯道者也。是文公使學者入於堯舜之道，動烈彰明，盛大者歟。記中議論筆力，直是韓昌黎，退齋先生真接文公之統者矣。

陳明卿曰：議論闢萬世之天地生民，何等大力。

黃韓字直卿，其先三山人師事文公，諡文肅。蔡元定字季通，節和里人，師文公，公以老友稱之。諡文節。劉倫字伯晦，受業朱熹，築雲莊講學，諡文簡。其德秀號西山，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諡文忠。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僕於雲谷之陽，鼇峯之下，剔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溪、明、道、伊、川、橫、渠、晦、五先生，陸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郡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郡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中生尊敬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翻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諭予曰：泮舊有立堂，按舊碑蓋取泮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祠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三山時氏，皆泮道開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廉臺之長格齋嚴公，更翻新祠，欲復泮道之舊，而議者言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泮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而受經於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不得而與焉。郡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祀典，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劍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於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統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伯食之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

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中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義，且屬爲記。適蒲陽侯有刊修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蒲陽博士永嘉朱翁翁議翻新賢祠，亦以下問，僕按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於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舉比之推，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考，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蒲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郡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揚、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弘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絕之禮，或者因蒲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請，謂舊祠郡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適至於此，自可忘辨。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

位置羣賢，秩然不爽，使進而定郊祀，議禘祫，自能參稽古制，典綜禮紀，惜乎先生經世大業，而僅以洪源終也。雖然，道不得行於時，而其功則已垂之萬世矣。焉記略。

尋道統嫡傳，確尊五先生，則繼五先生而起者，豈伊異人哉。熊之序。

晉江縣學記

泉直海東南隅，實惟文明之地。且晦庵西山二先生在仕國也，百餘年開，文化斷斷，可以一變而道。晉江泉負郭邑，舊有廟無學，淳祐甲辰林令與，易泮今廟，咸淳辛未趙令瑤，始勸今學。端明蔡公記之悉矣。余辛丑冬，南游抵泉，春祀祗拜廟下，惟見牆宇傾圯，東北壁壞，土壤山積，邑博士王君景耀慨然謂余曰：學之崩，三十有二年矣。比年僅一修復，而功弗竟，諸生力不逮志，嘗告之令尹邊侯，侯曰：吾責也。行當圖之。暨秋再至，則廟學一新，講堂之後，築香壇三級，壇之北爲堂三間，東西序直舍二，翼以四齋，繚以宮牆，儼如也。先是春三月不雨，至夏五月，侯奔走名望，堂成而雨，湖以時雨名，示不忘侯教也。齋左曰仁存，曰禮立，右曰義和，曰知樂。王君狀其如來，未幾，且曰：侯之德我士甚厚，不可不記。辭不獲，則釋其名之義而禮智其體也。而其所以爲用者，豈獨無所事哉。聞之師曰：農象春，禮象夏，刑象秋，兵象冬，此人事之四時，而教之所寓也。未仕而學校，則學此者也。已仕而官府，則行此者也。儒道吏治，其有二乎哉。昔安定胡公以經術德行教人，至農田禮樂刑政兵防之類，亦使之入治一事，世稱爲明體適用之學。況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湖學所未嘗有者乎。一邑天下之式古之人，居必近學，學必親師，自國學侯頒，以至黨庠閭塾，皆在其居之南，凡田賦飲射，論因獻賦，必於是者，使旦夕效也。學治所不數十

舉武侯朝視事於官。日晏不少倦。退即休坐於學。與諸生從容平杏壇之側。其知講學論政之本者矣。侯康勤明敏。始至之日。有事於社稷。崇治壇祀。惟謹。邑有開田增墾幾二千畝。流民之來歸者。三百餘家。未幾。政成而學興。隸邑泉山石井二書院。亦皆易而新之。庶乎知養教之序者。至於訟簡盜息。百廢具興。侯之餘也。記爲學作。故可略是役也。侯首捐俸。爲官吏倡。里之好義者。隨趨之。材工率備以直。一毫不以擾民。用斯道以往。又豈但一邑爲然。

國朝以來。晉江人文。甲於閩海。意先生之記。有以開之乎。予督學全閩。目擊道存。高山仰止。跋予望之。何日忘之。爲記。

人才放失。儒效闕疏。皆以學校不興。歲由錢古人之迹。李太白袁州學記云。天下治則禮樂興。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朝廷教學之意如此。儲道吏治。事果有平乎哉。無之乎。

開樂堂記

開之說。不載於六經。不聞於三代。東賓西饒。左旋右衛。在天無開日月。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在人無開聖賢。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臣。以爲之輔。兢兢事享。歷歷勉勉。若惟見其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者。雖欲開得乎。秦漢而下。人無幸物之情。開之一字。往往爲仙翁釋子。墨客騷人。借之以爲遺棄事業。玩愒光景之地。於是舉宇宙間職分當爲之事。始有不得盡其分者矣。右張侯紹先雅愛東陽山水。卜居崇川者。十有餘載。歲在辛丑。佐郡溫陵。越一年得告歸里。有游倦之心。遂於居之東偏度地一區。構室數椽。日與賓客開學自娛。富貴利達。泊如也。堂之左右。竹徑逶迤。交映映帶。清芬茂陰。一觴一詠。殆若翫然忘世者。一日謂余曰。余遭世盛明。起家寒素。五膺朝命。從宦南方。將三十星霜矣。今則年逾知命。視聽聽覺。獨不可小休乎。吾將扁以開樂。子其爲我記之。余曰。樂之義大矣。開則我不敢。侯又中告之曰。皋益伊萊姬呂。古大臣事業也。已邁不敢望。今之得時行志者。我知之矣。人則佐天子。進退百官。出則當朝廷。一面之寄。小亦乘一障。寄百里以自效。率皆扶桑曙色。未動則瞻食。亟出視事。登堂據案。甲可乙否。雖文書程期之常。亦盡盡漏刻不得息。一有王事馳驅。日走驛數百里。喘息不敢休。若是離祿萬鍾。馬千驥分之宜也。而我則不能進於是。惟開則得吾分而樂焉。此吾之所以名堂之本意也。余曰。此世之安分者之說。而侯之論樂道之辭也。安分之識淺。樂道之趣深。分有大小。道無小大。誠能充之。性即分也。否則分制於命。而局於形氣器量之狹矣。大丈夫出處。自有時義。命豈是道哉。仲尼閒居。亦開也。飯疏食飲水。亦樂也。簞瓢陋巷。家法宛然。夫豈果何惡於閒。而開又豈足累吾之樂哉。周程二夫子。切切焉教人。必欲求孔顏所樂何事。可以嚆而思之矣。讀論語至答顏淵問。爲仁。問爲邦。二章。乃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果有其具。而非虛言也。東陽爲朱夫子闕里。侯以中州之傑。獨瞻瞻是邦者。洵洵伊洛之道。在是也。道之與廢。莫大於文獻。鄭孟氏歷幾幾舜禹湯文武。以來之道。似道知孔子之後。至己而無傳者。無其人。也。竹韓宣子見魯太史易象春秋。遺發周禮。盡在是矣。歎者。有其書也。二者不足徵。一絕至千有五百年之久。是豈獨不爲世道計乎。侯又於居之西偏。開室適百椽。命曰。同文書院。延致四方賢士。

大夫所事所友。隆禮讓下。不小解。又以六經四子。與夫十七史等書。幸賴伊洛考亭諸大儒。參互討論。統紀已一。當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質往聖不謬百世。以俟來哲。不惑居常。與余極論茲事。未嘗不三復歎息。侯之志。豈可以淺近窺之哉。或又曰。侯之爲此。其事大。其責重。雖欲開。安得閒。曰。吾聞聖人憂世之憂。樂天之樂。自並行而不悖。仲尼閒居。蓋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者。而顏子陋巷所樂。蓋與禹稷視民溺饑者。同一道也。侯之言。常曰。人生天地間。幸此七尺之軀。一點虛靈。不昧者。未盡漸派。既無裨於時。又無以自立於後。是自棄也。此則侯之心也。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同志君子。其尙有以識之。因次第其語以爲記。

開中盡永。靜裏天大。聖賢無限受用。俱從此出。爲記。

虛直軒記

建陽通文公居邑。號東南洙泗。邑之北有建溪。導源武夷。上游可二百里。其東曰錦水。與建溪會。源雖淺而清。以濯錦。色倍鮮。人擬之蜀錦江。二水之交。實爲茲邑勝處。而未有以挾其閎者。歲在乙巳。新安汪君正卿來佐邑事。得其勝。築室三楹。稍西闢小軒。軒瞰千竹。竹之外。半洲帶繞。長橋如虹。萬瓦鱗鱗。市廛器雜。一水隔斷。雖隱居雅有野趣。一日訪君。舉觴命酌。徜徉其間。顧謂予曰。水清矣。竹之清。又與水稱。於我心若有契。然軒未有名。君其爲我表之。予僂而思之。平生愛虛直二字。輒以爲奉虛曰。心直曰。節也。兼內外貫體用。君子可比德焉。君曰。此於前聞。亦有稽乎。曰。靜虛動直。濂溪周子通書之言也。蓋嘗以中通外直。比之德也。竹與蓮皆君子也。竹之虛其中。直其外。始有加焉。而時之所處。則有甚難者。以是名君之軒。實甚稱。君曰。美哉斯名。并求一言爲記。予曰。記則請俟能者。姑釋其義可也。蓋嘗讀易至說卦之震。其象爲蒼筤竹。不問已知其爲竹矣。何也。陰一而常虛。陽一而常直。大傳曰。乾之動也直。震即乾初畫也。天地間一氣而已。生生而直達者。皆陽也。而其虛處即陰。故君子之學。以靜爲本。不靜無以爲動。不虛無以爲直也。顧其物理。亦何所往而不如是哉。君曰。即此爲記。毋庸他求。予曰。未也。見枝幹知竹者。下也。重陰閉鬱。大霧如席。井木芸芸。各歸其根。於斯時也。已有心而相印。節節而相符者矣。伏龍在地。雖頭角未露。而千霄拂雲之勢。夫孰得而遏之。善玩易者。不於此觀而奚觀。君曰。子之言。非但竹也。我知之矣。予曰。前之言。皆形而下者也。周子不云乎。一則無欲。無欲則靜。靜而動。動而靜。靜動言其已生之後。一其未生之初。天寒日暮。意象悄然。佇立相看。清瘦如削。當是時。固不知我之爲竹。竹之爲我也。境異情遷。人則有欲。已非復對此君時矣。蘇軾之詩。國人之所以美衛侯也。自翁獨而菁菁。以至如簧。豈一朝夕之故哉。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請賦淇澳之首章爲勉。君文雅粹著。新安文公舊居邑也。淵源端有自云。蘇子瞻墨君堂記。盡竹之情。先生虛直齋記。盡竹之理。天地間仰觀俯察。安往而不得性命之理哉。爲記。

義咸可結憤騰談天之舌矣。郭字山

清言妙理層層剝入。如新釋繡。漸露幽芬。又評

虛直二字。一生受用不盡。不仕元朝。退修初服。隱處夷山。講明正學。非虛直君子。其能若是。熊之章

北苑茶焙記

賈古也。茶實不列禹貢。周職方而昉於唐。北苑又其最著者也。苑在建城東二十五里。唐末。里民張輝始表而上之。宋初。丁謂漕閩。貢額驟溢。斤至萬數。歷承平日久。蔡公襄繼之。制益精巧。建茶遂爲天下最。公名在四諫官列。君子惜之。歐陽公修雜錄。不與。然猶夸侈歌詠之。蘇公軾則直指其過矣。君子擗法可繼焉。得不重價也。南渡後。地產日以凋耗。減額至三分之二。民得以難爲。大元混一區宇。安輯黎獻。歲在丙子。至元十有三載。江南始入職方。有司以前代貢賦之版。來上。先皇帝加惠遠氓。自正供外。悉蠲之。建在遐壤。越五載而後。錫貢。宰相制用如式。歲爲斤止千。視前代之減額。又逾半。上之不役志於享也。如此天下曷敢伏厥土之攸瑞。又十有八歲。丁酉。適今皇帝踐祚。大德初元也。時有行省平章公趣長臺治。達觀苑中。謂御貢舊有室。因陋非所以昭敬。始命改造。適平章高公惠撫南夏。顧瞻不作。郡有司承命不敢後。經始於是冬之十二月。告成於明年春之三月。時值農隙。執宮功者不爲厲。苑中制做殿庭。內設階級。外元重闢。泉有候。焙有節。司者各有局。鳳岡龍井。獻狀後先。雲島華池。照映左右。貢雖減舊。而堂宇視昔則有加上。以恩逮下。下以禮敬上。當如是乎。抑嘗思之。區區芽卉之微。生於海隅山陬之遠。有司其職。歲貢。猶能備彈動敬。至於名聞上京。味差大官。然則巖棲野處。豈無良才秀民。有能爲。差其行而邦其昌者乎。採之擷之。端必有俟矣。閱古本荒服。秦漢始爲郡。土曠產微。唐始論秀人貢。猶未嘗遠也。宋初輔拂詞翰之臣。已班班可紀。百餘年間。節行功名。文學之士。尤表表在人耳目。而其大者。道繼往聖。學開來哲。淵源所漸。遺獻未泯。天下後世。言學者必宗建。意其物產微耗之餘。其山川清淑靈秀。當於人焉是鍾。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又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備物致貢者。宜知所先矣。是歲冬十有一月記。

規諷之意。溢於言表。葛記略

先生宋室名賢。時當元朝繼統。退修初服。束書武彝。與生徒講學。觀此可見。郭字山

關揚宋德。表章宋儒。其是宋之義士。元之頑民。直與文宋瑞。謝山兩先生。並垂不朽。熊之章

雲長不受曹封。臺山爲宋處士。政是此意。

曝背記

曝背。歐陽子負喧讀書之地也。去簷簾尋常許。依山墮作小壇。直廣二尺。而橫廣倍焉。下截土作層階。以便登陟。方當天宇開霽。日光浮動。晴暉暖氣。逼人戶牖。於是歐陽扶策攝衣而登之。至則抱膝曲肱。偃仰箕踞。左顧右盼。且見高下。虛花噴白。楓葉舞丹。松風翻雲。鳥語雜琴瑟。樵斤之丁丁。村春之剝剝。若嚮若應。若遠若邇。聽玩既已。則開陳編。對古人。考前世興衰治亂之所以然。且感且歎。開以辭人才士文。

章議論。遞而覽之。及其得趣忘形。則咄咄書空。莞爾而笑。情舒意放。融融熙熙。便覺如登春臺。於陽和煦嫺之時。而不復知夫顯顯在御。而元冥司時也。噫。古人云。蓬蒿書室間。寬於一天下。吾始讀而疑之。今則信矣。乃知人生苟不以外物爲累。則雖葵藿傲視。莫匪珍饈。雖大布何異袞冕。而華門圭竇。又皆春風吐月之大廈也。今是齋也。以貴家子視之。其不掩口而笑。以爲兒戲而鄙之者。鮮矣。然彼又易知夫嵇山之隱。陋巷之居。雖以四海九州之富。紆朱懷金之貴。而不以易其所樂者哉。

小小楚趙。一經點綴。便覺領略不盡。葛記略

景與心會。幽勝絕塵。令人寄想羲皇閒也。郭字山

松風鳥語。日對陳編。不以外物爲累。是不將羅薛易簪纓也。雖爲歐陽子作記。其實自道其曾次。熊之章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帝堯萬世之功論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曆。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虧。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度。實疑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啓四岳。舉其能治水土者。以拯斯民。堯舜一朝之命。雖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堯。徐揭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次底柱。錫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墳。自岷澗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駁開。冊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互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咸天平地。割然兩劈。自足不磨。葛記略

開闢聖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參贊之功信與天地同其悠久耳 熊之章

虞若思輔少康復國論

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危正一城之地。一旅之衆。而卒能復興舊迹。踐天子位者。要之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蘇虞若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實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子若孫。傳祚二千年。其數斷可觀矣。

少康中興賢臣。史推靡曄。然使虞若思不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亦何所待以布德兆謀。而收夏衆哉。則虞若思之功。在靡曄之上。明矣。古人之慮深遠。令後世反踵者。猛省。焉。記。猗。猗。及后相之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之年爲元載。夏統雖絕而未絕也。郭字山

孔甲象龍論

四靈之物。莫靈於龍。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其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冥。山嶽失形。江河汎溢。波濤震盪。孰能近之哉。若可極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甲淫亂失道。義德已衰。豈有靈物出於其時。或者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象之。若以爲真龍。吾則不信矣。

設龍有欲。故人得象而潛隨之。居人上者。而可以欲遏乎。孔甲之象。與葉公之好費龍何異。焉。記。龍爲四靈之首。豈可得而象養。理之所無。君子固如此。龍之

葉公之好特好其似孔甲之象。亦豈象其真。當必有異物肖之者。此可以定孔甲之疑案矣。熊之章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亡。三仁死。寧寧伴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扣馬。一諫懷懷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我問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作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常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遺教。真是至死不屈。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冠履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議論精確。結構嚴緊。居然一篇帖括文字。焉。記。沈發三仁心事。天日共白。表揚兩餓夫義膽。氣魄俱豪。熊之章

仁人義士。千古香人齒牙。然總歸之一代之人心風俗。商實有以開之也。庭臚病廢之人。自當憐死。熊之章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禹稷契。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爲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鄭若郕。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輪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開親。新開舊矣。周公諒亦知其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爲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咸。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則有德是視。固不開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爲世法云。

大得春秋識世卿之旨。焉。記。商來魚鹽。鹽築之賢。儲溪臥龍之叟。固又親親所不得而拘也。熊之章

商執徒木立信論

或問商執徒木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湯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與。曰。湯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世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襟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有君。有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葬埋。爲善也。而爲之貴。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一政之出。堅如金石。於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如四時。於以一民之耳目。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執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徒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於力。本則務農矣。驅之於戰。則死敵矣。驅之於賦。則子不敢違矣。驅之於賦。則臣不敢違矣。行之十年。路不拾遺。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閒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滑腸割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執不足道也。而湯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有不可言者。

古之取信於民者。漸也。若浸漬然。執之取信於民者。驟也。若東溟然。毋怪乎削仁廢義。專任刑法。刻薄少恩。雖云天性。然亦功利移人。習俗不免矣。焉。記。